

黑衣女郎的香水

〔法〕加斯多·勒鲁 著
张继双 译



I565.4
198
1

047111

黑衣女郎的香水

[法] 加斯多·勒鲁 著

张继双 译



女子学院 0061854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GASTON LEROUX

Le Parfum de la dame en noir

根据法国 BRODARD ET TAUPIN 出版社 1985年版本翻译

黑衣女郎的香水

〔法〕加斯多·勒鲁 著

张继双 译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（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）

金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375印张 2插页 157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3,300册

*

ISBN 7-5059-0558-9/I·350 定价：2.20元

內 容 提 要

纯洁少女玛蒂尔德被恶棍拉尔桑占有。直到拉尔桑遇难身亡她才和仰慕已久的达尔扎克教授结为伉俪。正当她和达尔扎克在一座古堡欢度蜜月的时候，一系列可怕的事情接连发生：幽深的古堡之夜出现了幽灵；家人相继死去和失踪；新郎附上了她前夫拉尔桑的阴魂——爱情的疯狂和变态，终于演变为罪恶的占有欲和虐待狂，使这沉睡多年的古堡，跳出了鬼影……。本书系法国著名传奇小说，故事惊险跌宕，扑朔迷离。

目 录

一、冷清的婚礼.....	1
二、旧地重遊.....	11
三、香水之谜.....	16
四、路上奇闻.....	26
五、惊慌失措.....	37
六、古堡要塞.....	51
七、加固工事.....	61
八、拉尔桑其人.....	76
九、老鲍勃其人.....	82
十、四月十一日.....	95
十一、夜袭方塔.....	124
十二、神秘的“第三者”.....	131
十三、大惊失色.....	139
十四、土豆口袋.....	152
十五、夜半叹息声.....	163
十六、“澳大利亚”痣.....	168
十七、老鲍勃遇难记.....	176
十八、贝尼埃丧命.....	181
十九、关闭铁门.....	190
二十、真相大白.....	195
尾 声.....	219

一、冷清的婚礼

我在上部书《黄房子之谜》中讲述过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。那一事件如此感人，在短短的两年内，估计诸位还不会忘记那部著名的小说吧。在那一事件两年之后，即一八九五年的四月六日，罗伯尔·达尔扎克先生和玛蒂尔德·斯坦格松小姐在巴黎圣·尼古拉·迪·夏尔多奈教堂悄悄举行了婚礼。由于《黄房子之谜》的影响，假如婚礼不悄悄举行，那肯定会招引来许多好奇的围观者。谁不想目睹一下在那个震撼世界的事件中的英雄呢！由于教堂远离学校，悄悄举行婚礼容易做到。达尔扎克和斯坦格松教授只邀请了几位知心朋友参加，我是其中之一。

我提前来到教堂，第一件事儿就是寻找约瑟夫·鲁莱达比。我没有找到他，有些失望。但我毫不怀疑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亨利·罗伯尔律师和安德烈·埃斯律师正在寂静的小教堂里低声谈论凡尔赛案件。我估计可能是婚礼勾起了他们对往事的回忆。我走过去，一面心不在焉地听他俩议论，一面注视着周围的动静。

天哪！圣·尼古拉·迪·夏尔多奈教堂也真够凄凉的！陈旧、残破、脏污，裂痕斑斑。它的脏不是年月深久在石壁上形成的污锈（那种污锈是石壁的最美装饰），而是圣维克多和贝尔纳区特有的垃圾和灰尘所造成的脏污。小教堂正好位于这两个区的交界处。教堂外观阴暗，内部凄凉，似乎那里的天特别低。一丝残阳透过多年从来无人擦拭的脏玻璃

窗，洒在虔诚教徒们身上。您读过勒南^①的《青少年回忆录》吗？只要您推开圣·尼古拉·迪·夏尔多奈教堂的门，您就会明白为什么《耶稣生平》的作者希望死掉。因为他就被关在修道院里，修道院位于教堂同迪班卢神甫宅子旁边。只有在做祈祷时他才能到教堂来一下。就在这个阴森昏暗的地方，就在这似乎专门用于祭奠和出殓的场所，罗伯尔·达尔扎克将同玛蒂尔德·斯坦格松小姐举行婚礼！我心情沉重、忧郁，感到这是个不祥之兆。

亨利·罗伯尔和安德烈·埃斯两位律师继续交谈。亨利说，他一直为达尔扎克和玛蒂尔德担心，就是在他们打赢凡尔赛那场官司时，他还是照旧担心。只是在官方证实弗雷德里克·拉尔桑的确死亡之后，他那一直悬着的心才平静了下来。诸位知道，索尔邦学院的达尔扎克教授无罪获释之后不久，就发生了可怕的多尔多格船沉没事件。那是一艘横渡大西洋的客轮，从勒阿弗尔开往纽约，在途经纽芬兰岛的时候，由于雾大天黑，它同一条三桅帆船相撞。帆船的船头冲进客船的机房里。帆船偏航了，客船却在十分钟之内沉入水中。时间短促，只有住在甲板以上的三十名乘客逃到了救生艇上。翌日，遇难者被渔船救出，送到了圣让城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大海把上百名乘客尸体涌上岸边，其中就有拉尔桑的尸体。有具尸体的证件严密地藏衣服里，从证件上看那人就是拉尔桑。这样，玛蒂尔德才算甩掉了这个可恶的丈夫！由于美国法律不严，玛蒂尔德在情窦初开的少女时代偷偷许配给了拉尔桑。拉尔桑是个十恶不赦的强盗，原名巴

① 勒南（1823—1892），法国作家。

尔梅耶，司法档案处有他的卷宗。他娶玛蒂尔德时使用的名字是让·鲁塞尔。现在他再也不能来捣乱，不能再来破坏玛蒂尔德的婚事了！玛蒂尔德要同达尔扎克结婚。他长久以来就悄悄又执着地爱着她。我再说一遍，鄙人在《黄房子之谜》一书中对那一重大事件做过详尽叙述，那是法国重罪法庭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。假如不是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小记者约瑟夫·鲁莱达比的干预，那次判决很可能酿成法国最大的冤案。当时，鲁莱达比发现那位著名的保安人员弗雷德里克·拉尔桑原来就是巴尔梅耶。如今，拉尔桑已在意外事件中死去，（这可能是天意！）从而结束了这场悲剧，这也是玛蒂尔德迅速病愈的重要原因。对比，我们也应该承认。在既神秘又恐怖的格兰迪耶事件中，玛蒂尔德被吓疯了。

安德烈·埃斯心神不定，东张西望。亨利·罗伯尔对他说：“人生在世必须乐观，只要乐观，就能万事如意。瞧，斯坦格松小姐的厄运不是结束了吗！可是，您左顾右盼，在看什么？找谁？您在等人吗？”

安德烈·埃斯回答，“是的，我在等拉尔桑！”

教堂里虽不能大笑，但亨利·罗伯尔仍忍不住笑了。但我毫无笑意，因为我也有埃斯那种想法。诚然，我当时根本没有料到会出现后来的意外事件。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形，每当我想到后来发生的事件，我就会想起，在听到“拉尔桑”三个字时，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。至于后来发生的事件，我将按照时间顺序，一五一十地讲给你们，最后再告诉你们结果。

亨利·罗伯尔见我神态异常，便说：“赛克莱尔，瞧，

埃斯又在开玩笑！”

我说：“对此我一无所知。”

我也象安德烈那样仔细注视着周围。实际上，在拉尔桑使用巴尔梅耶那个名字时，大家就以为他已经死去。现在他改用拉尔桑，为什么就不可以再来一次死而重生呢？

罗伯尔说：“瞧，鲁莱达比来了。我看他心里一定比你们踏实！”

埃斯说：“哎呀，他的脸色为什么那么苍白？”

鲁莱达比向我们走来，心不在焉地同我们握手。

“您好，赛克莱尔。你们好，先生们。我没有迟到吧？”

我感到他的声音发抖。他马上离开我们，独自走到角落里，孩子般的跪在跪凳上，用手捂住脸，开始祈祷。

我并不知道他是个虔诚教徒，一见他去祈祷，我感到吃惊。当他抬起头来时，我发现他眼睛里满是泪水。对此，他毫不掩饰。他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，全心祈祷，当然他也许在伤心落泪。他有什么伤心事呢？能参加众心所向的婚礼应该高兴呀！达尔扎克同玛蒂尔德的结合不正是他的功劳吗？当然，他也可能是乐极生悲，高兴地流出了泪水。他站起来，躲进柱石的阴影里。我没有走过去，因为我发现他想单独待一会儿。

接着，玛蒂尔德挎着父亲的胳膊走进来，达尔扎克跟在身后。他们三位的变化很大，格兰迪耶悲剧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。奇怪的是，这一来玛蒂尔德反而显得更加漂亮了。当然，她不再是第三共和国官场上的那副模样。由于父亲的地位，玛蒂尔德经常出席社交活动。那时她是一位衣着华丽的

千金，是一尊活着的大理石塑像，一位古代装束的仙女，连走动的姿势都带有异教徒冷美人儿的风度。她的出现常常招来众多的悄悄赞叹声。可今天，情况却不同了。少女时代一时失足，后来受到惩罚。那场悲剧使她极度失望，造成精神错乱。这一来反而揭去了她那冰冷的面具，露出了她那温柔多情的真正面孔。她那未被别人了解的心大放异彩。这从她那洁净的鹅形脸蛋上，从她那幸福又略带忧郁的眼睛里，从她那洁如牙雕的额头上都能看出。她额头光洁，说明她是位热爱美好事物的女性。

至于她的穿着打扮，很抱歉，我全忘了，连她衣裙的颜色我都想不起来了。但有一件事儿我记忆犹新，这就是在她找到鲁莱达比之前，她的神态突然变得有些异样。但当她发现他站在柱座下时，又恢复了平静和自制。她先对他一笑，然后对我们大家也微微一笑。

“她的眼睛还是有些呆痴！”

我马上一回头，想看看是谁说了这么一句不可饶恕的话，原来是布里戈尔这个可怜虫！他是达尔扎克的远房表亲，达尔扎克好心将他收留，让他在索尔邦学院化验室作自己的助手。达尔扎克祖籍南方，除这位表亲外，没有听说他还有什么亲人。他早年父母双亡，又无兄弟姐妹，所以几乎同原籍断绝了来往。原籍留给他的只有渴望成才的决心，卓绝的工作才能，聪明的才智以及对友谊和诚实的追求。他在斯坦格松教授和他女儿那里充分获得了友谊和诚实。另外，他还保留着故乡普罗旺斯省的温柔口音。他的口音最初曾引起同学的讥笑，但他们很快就爱听他讲课了。达尔扎克是小有名气的青年教授，他那温柔的乡音犹如一曲悦耳动听的音

乐，可以活跃枯燥无味的课堂气氛。

上年春天，就是一年前，达尔扎克把布里戈尔介绍给自己的学生。布里戈尔从埃克斯来。他在那里当物理课备课员，可能犯了错误，突然遭到解雇。他忽然想到自己同达尔扎克是亲戚，便坐火车来到巴黎。他花言巧语说动了达尔扎克。达尔扎克可怜他，就安排他作自己的助手。由于格兰迪耶事件和重罪法院那场官司，达尔扎克的身体很不好。我们本来以为，由于玛蒂尔德康复在望，加上婚期在即，这对达尔扎克的精神和体力都十分有利。但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。自从布里戈尔作他的助手（这本来可以大大减轻他的工作量）之后，他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。另外，布里戈尔也未能给他带来吉祥。在实验课上，连续发生了两起不该发生的事故。第一起是一只杰斯勒试管爆炸，本该重伤达尔扎克，结果却炸伤了布里戈尔的手，那块伤疤至今犹存。第二起是汽灯爆炸，其后果不堪设想，因为当时达尔扎克正俯身在汽灯上方，火苗几乎烧坏他的脸。但幸运的是，火苗只烧去了他的睫毛。在一段时间里，他看不清东西，视力从此大大减弱，以致不能在强阳光下睁眼。

格兰迪耶事件使我受到震动，所以我对一些简单事件也变得疑神疑鬼。第二起事故发生时，我正好去索尔邦学院找达尔扎克，所以我当时在场。我领达尔扎克去找药剂师，然后又去找医生。布里戈尔要陪我们去，我冷冷地谢绝了他，让他留在化验室里。路上，达尔扎克问我为什么那样对待布里戈尔。我说，我讨厌他，看不惯他的举动，况且那次事故应该叫他承担责任。达尔扎克问我根据何在，我无言以答。他笑了。医生说，他本来会失明，他没有失明算是万幸，这时

他再也笑不起来了。

我对布里戈尔的疑心可能是无稽之谈，因为后来再未发生过类似事故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我早就从内心深处对布里戈尔产生了不满。只要达尔扎克的健康状况不见好转，我就不能原谅他。那年初冬，达尔扎克开始咳嗽，我和朋友劝他请假到南方休养一下。大夫建议他去圣雷莫^①，他同意了。八天后，他写来一封信，说他感觉良好，自从到圣雷莫之后，他肩上没有担子了。他在信上说：“我现在感到宽慰、轻松，而在巴黎我却感到烦闷。”这封信叫我深思。我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鲁莱达比。他和我一样，对此也深感不解。为什么达尔扎克同布里戈尔在一起就会苦恼，而一离开布里戈尔，他就快乐？这一看法在我心中根深蒂固。所以，我不能让布里戈尔走开。要是他离开巴黎，我真会去尾随他。但他并没有离去，而是一直留在巴黎，并且主动接近斯坦格松父女。他借口打探达尔扎克的情况，经常往教授家里跑。有一次，他还见到了玛蒂尔德。但由于我事先向小姐介绍过布里戈尔的为人，小姐十分讨厌他。对此，我暗自庆幸。

达尔扎克在圣雷莫休养了四个月，回来时身体基本康复，但他的视力依然很弱，需要多加注意。我和鲁莱达比决定监视布里戈尔。但我们听说他们的婚期即到，然后达尔扎克又将携妻子外出旅行，远离巴黎，远离布里戈尔。这样我才放下心来。

达尔扎克从圣雷莫回来后曾问过我：“您同可怜虫布里

① 圣雷莫是意大利北部一地名。

戈尔的关系如何？您还生他的气吗？”

我回答说：“天哪，我不怪他了。”

达尔扎克说了句笑话揶揄我。这是他的习惯，心情愉快时他就用普罗旺斯语开个玩笑。自从他养病归来，他的口音更重，又恢复了以前的家乡味儿。

他显得很高兴，但我们无法知道他高兴的原因，因为他回来之后我们很少看见他。这天在教堂门口，我们发现他似乎变了样。他高傲地挺着微微驼背的身子（这一点可以理解），欢乐使他显得更加高大，更加英俊！

布里戈尔冷笑着说：“他这才象个新郎官的样子！象个老板！”

我讨厌布里戈尔，便转身来到斯坦格松老先生身后。在整个典礼过程中，老先生一直抄着手站在那里，不听也不看。典礼已毕，我们拍了他一下，他才如梦初醒。在走往圣器室的路上，埃斯长吁了一口气说：“总算结束了，我可以松一口气了！”

罗伯尔说：“以前您为什么就不可以松口气呢，朋友？”

埃斯承认说，直到最后一刻，他仍担心死了的拉尔桑再出来捣乱。

他对讥讽他的罗伯尔说：“您说怎么办？只有确实证明拉尔桑离开了人世，我才不会再有这种想法！”

现在，我们十来个人都来到圣器室里。证婚人在登记簿上签字，别人热烈向新婚夫妇祝贺。圣器室比教堂更昏暗。要不是房间小，我还以为由于那里太黑才没有找到鲁莱达比。实际上，他根本没有去圣器室，这是为什么？玛蒂尔德

一连呼叫了他两次。达尔扎克请我去外面找他。我到处找他，但没有找到，只好一个人回到圣器室。

达尔扎克说：“这就怪了，真叫人无法理解！各个角落您都找过了？说不定他躲在什么地方想心思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都找过了，还呼叫他的名字！”

达尔扎克不信，又亲自去找了一遍，他比我幸运，一位躲在门廊下吃馅饼的流浪汉说，数分钟前有个年轻人（肯定是鲁莱达比！）走了出去，坐出租马车走了。达尔扎克把这一消息告诉妻子时，玛蒂尔德难过地直发呆。她把我叫过去，说：“亲爱的赛克莱尔先生，两小时之后我们就要去里昂车站坐火车外出，请您去把我们的年轻朋友带到车站，并告诉他，他这种令人无法理解的作法叫我担忧……”

我说：“这事就交给我吧！”

我立刻动身去找鲁莱达比，但未能找到他，只好一个人去火车站。他家里和报社里都不见他的踪影，巴洛咖啡店也不见他的影子。因工作关系，他经常在那个时候去巴洛咖啡店，他的同事都不知道他在那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们可以想象新婚夫妇在月台上会如何欢迎我。达尔扎克很伤心，但他正忙于安顿客人，让我把此事告诉他妻子。斯坦格松教授要去芒通汉斯家小住，可以陪新人到第戎，然后新人继续经库洛兹往蒙赛尼去。我只好把这一不愉快的消息告诉玛蒂尔德小姐，我还特意补充说，鲁莱达比肯定会在火车启动前赶来。我话音刚落，玛蒂尔德就抽噎起来。她摇着头说：“不，他不会来了，完了！”

接着她登上火车，钻进包厢里。

可恶的布里戈尔见新娘子伤心，情不自禁地对埃斯说：

“瞧，我说过她的眼神还带有疯癫之态。达尔扎克这步棋走错了，应该再等一下。”埃斯训斥他，要他住口。他这是罪有应得，咎由自取！现在每想起布里戈尔这句话，我就会想到我当时的气愤程度！我早就看出布里戈尔不是个善良之辈。对此，我坚信不疑。他爱嫉妒，表兄让他作助手，他心怀不满，耿耿于怀。他脸色蜡黄、上窄下宽，而且特别长，叫人看着不顺眼。他身上的部件都是又瘦又长：长身材、长胳膊长腿，还有一颗长脑袋！只有手和脚例外，特别短小，而且相当漂亮。他因出言不逊而受到青年律师埃斯的训斥，他极为不满，向新人问候了一声，就匆匆离开了车站。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，因为我再没有看见他。

开车前三分钟，我们仍在等待鲁莱达比。我们盯着月台，希望在迟到的乘客群里看见他那讨人喜欢的小脸。根据他的性格特点，他在人群里总比别人着急，挤来挤去，匆匆忙忙。只要人群里有抗议和呼叫声，那就是他。所以我们不会看不见他。他干什么去了呢？车门已经关上，发出嘎吱吱的撞击声，然后是通知上车的喇叭声：“先生们，请赶快上车！”接着是行人的跑动声。汽笛一声长鸣，说明火车就要出发了。机车发出嘶哑的隆隆声，列车开始向前移动。但仍不见鲁莱达比的影子。我们感到忧郁，由于心情过份激动，所以眼望着玛蒂尔德从眼前闪过，却忘记向她祝福。她朝月台望了一眼，火车开始加速。她知道鲁莱达比不会来了，便从窗口递给我一封信。

“给他的！”

然后，她象是突然受了惊吓，脸色倏然一变，声调异样地说：“朋友们，再见！或者永别！”那时那刻，我不由又

想起了布里戈尔那句极不吉利的话。

二、旧地重游

我离开火车站，心绪烦乱，无垠忧伤，但又说不出原因。自从凡尔赛诉讼案（我也被裹了进去）以来，我同斯坦格松父女，以及达尔扎克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。对达尔扎克和玛蒂尔德的结合大家都感到高兴，我更是高兴。鲁莱达比中途离去，我估计同他刚才的祈祷有关。在斯坦格松父女和达尔扎克眼里，鲁莱达比是他们的救命恩人。特别是玛蒂尔德对鲁莱达比十分关心，超过了一般的母亲。玛蒂尔德因神经错乱在疯人院治疗数月。出院后，她了解到鲁莱达比在凡尔赛案件中起了巨大作用，否则她和亲人都要倒霉；她又阅读了根据速记整理的法庭辩论记录，记录证明鲁莱达比是位小英雄，令人敬仰。这样她对他就更为关心了，关心他的一切，包括他的过去和身世。她多次设法套鲁莱达比的真心话，想了解他的身世和过去。其实我们别人对鲁莱达比的身世都不太了解。而玛蒂尔德要打听的东西远远超出了我，甚至也超过了鲁莱达比自己。但鲁莱达比仍然是一言不发，神态傲慢。他对玛蒂尔德的友谊十分感激，但在同她的交往中，他十分拘谨，过份礼貌，这叫我大惑不解。因为我了解鲁莱达比，他感情丰富，爱冲动，爱憎分明。对此，我不止一次地提醒他，他却含混其词，高谈阔论，说什么那人是他最敬重的人，如有必要，他愿为她献出一切。鲁莱达比的态度有时真叫人难以捉摸，无法理解。比如，他在我面前兴致

勃勃地说要去斯坦格松家过节，谈到高兴之处，脸上洋溢着童稚般的喜悦，可突然他又会把脸色阴沉下来，毫无道理地拒绝陪我同去。我只好一个人去，把他留在圣米歇尔大街和亲王大街交界处房子里。当时斯坦格松已经不愿留在格兰迪耶，利用大好时节在谢纳维耶的马恩河畔租了一套小巧玲珑的住宅。鲁莱达比那样对待善良的玛蒂尔德，我十分不满。一个星期天，玛蒂尔德被他的冷漠态度所激怒，决心和我去拉丁区他的小屋里找他。

来到门口，我一叩门，他大声说：“请进！”他正在小桌上写东西，他抬头一看是我们，脸色刷地变得十分苍白，以致使我们担心他会晕倒。

玛蒂尔德说了声：“我的天哪！”便赶忙跑了过去。可鲁莱达比动作更快，不等玛蒂尔德跑到桌前，他就用一块摩洛哥羊皮巾把散乱在桌面上的纸稿全盖住了。

这当然躲不过玛蒂尔德的眼睛，她感到吃惊，忙收住脚步。

“怎么，我们打扰您了？”她口气中带着不快。

鲁莱达比说：“没有。我已经写完了。过几天再请你们过目，这是一出五幕话剧，是我的代表作。只是如何结尾，我还没有想好。”

他微微一笑，又恢复了镇静，诙谐地感谢我们打乱了他的孤独生活。他坚持要请我们吃晚饭，于是我们三人到拉丁区富约特饭店进餐。那一晚吃得多么快活呀！鲁莱达比给达尔扎克打了个电话，在我们饭后吃甜食时，达尔扎克赶来了。当时怪物布里戈尔还没有到巴黎，达尔扎克也还没有吃苦头。我们象顽童一样痛痛快快地玩了个够！在僻静的卢森